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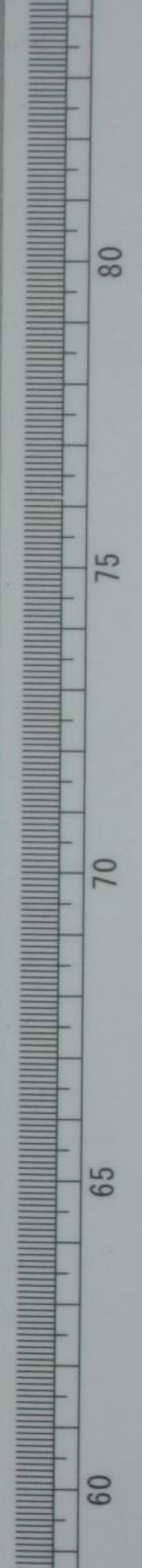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初義字集
編集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695
12



文庫11
A 1695
12

近世偉人傳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微笑先生傳

微笑先生笑何事也。蓋先生多更世故。才老膽鍊。德邵學博。把世之是非得喪。總付之一微笑。歟於戲。偉矣哉。作微笑先生傳。

先生名素。字子絢。幼字素三郎。夙慕鎮西八郎之為人。自稱鎮八郎。既而自知其過奇。改希八郎。號朗盧。微笑其晚年別號。本姓坂田氏。後改坂谷。備中川上郡九名村人。父良哉。讓家弟金作。為舊幕府代官屬。

中洲曰微笑得非冷笑乎

又曰鎮八以下十一何字削去如本姓坂谷中世改坂田至先生復姓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下 蒲生重章

吏徙居大坂。更姓河野氏。無幾。以幕命徙大和吉野川上。文政中。復還大坂。先生受四書句讀於奧野小山。記誦甚苦。小山曰。此兒鈍愚。不堪讀書。又學於大鹽平八。衆笑。以為愚。平八獨奇之。曰。異日必成大名。天保三年。父挈家徙于江戶。平八請留先生教之。以幼辭。遂至江戶。受業於昌谷精溪。精溪其同鄉人也。故特愛之。教授懇到。先生學日進。精溪請養以為子。固辭不肯。天保八年丁酉夏。父病歿。先生因讓河野氏家於人。與老母山成氏俱奉柩歸于備中。明年再東遊。入精溪門。又入古賀侗庵門。學益進。作文貽奧

中洲曰伏
案
又曰苟知
數句少覺
不明了

野小山。小山一讀曰。唉。吾過矣。吾過矣。洞庵沒。先生心喪中。就其遺書。拔海防臆測而傳之。世曰。此方今急務良策也。自此而後。主開港。不變。當此之時。攘夷說大起。先生西游長州。士人皆唱攘夷說。一日見長梅外。謂之曰。貴藩其將變為開港說乎。貴藩之唱攘夷說也。不知彼。不畏彼。而然。苟知彼。畏彼。則必變為開港說。此可賴也。幕吏之唱開港也。知彼。畏彼。而然。或變為攘夷鎖港。此不可賴矣。是以吾知貴藩不久而變為開港說也。梅外不服。以為謬見。先生乃微笑。去。又長藩士久坂義助將之京師。主張攘夷說。過備

中七日市驛投宿寄書先生曰僕欲聽先生高說僕
 詣先生廬乎先生辱臨僕旅館乎先生乃將欲訪義
 助於旅館而論破其攘夷說時唱開港者往々遇害
 是以門生或危之使森下十之介者隨之先生遂訪
 義助前膝駁其攘夷說聲震四壁義助乃曰先生為
 先生之所信僕為僕之所信論之得失證之他日之
 世變耳然我自生髮燥來未有如今夕之快也先生
 知其志不可奪遂別去先是津和野廣島津山備前
 諸藩聘先生先生皆以一母老衰不可離辭之母以
 先生長寄食兄家為憂先生乃僦屋於隣地後月郡

角田某與
 部民謀興
 豐請先生
 主之

后得曰清
 廉如此真
 難得可謂
 今之古人

藻瀨村櫻谷聚徒教授以慰老母心每月必歸省其
 地係一橋氏食邑與其邑吏角田某等謀建鄉校於
 寺戶村先生為之長名曰興讓館弟子自遠方來學
 者甚眾慶應二年一橋氏在京師召先生賜廩米五
 口以賞教授其邑子弟先生辭曰願以所賜臣者付
 之興讓館一橋氏從之且欲留先生用之先生固辭
 而去明治紀元戊辰歲廣島藩兵奉朝命鎮撫備
 中先生陳其方略周旋甚力因得無事是秋先生應
 廣島藩聘至廣島見藩侯至冬先生歸鄉付塾姪大
 平挈妻子徙廣島廣島藩發船三隻以迎賜俸米三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

三

角田某

后得曰亦難

又曰卓識不為祿利動古之人又曰恒心作特操亦可

百苞并大宅以賓師遇先生又欲給先生息禮之介
祿五十石先生固辭不受當是時朝廷下命一搗
氏徵先生一搗氏陳其已賓師於廣島藩朝廷乃
又下命廣島藩徵之家人門生皆私喜勸其出仕先
生曰廣島藩即皇國之一部分也今為藩盡力即
為朝廷也且余已應藩聘未周年而去仕于
朝廷是無恒心也吾不忍為遂辭朝命屢上書藩
侯議藩政得失多所裨補二年二月藩侯至東京先
生隨行常備顧問無幾廣島藩廢先生乃辭祿寄書
妻子使之皆歸備中舊藩侯尼之不肯乃強給廩米

中洲曰照應

后得曰梅外亦好男子善屈眼

中洲曰有斯夫有斯妻

十口先生不安後遂辭之將欲買宅於東京取妻子
復下帷授徒苦無貲舊藩侯欲為買宅賜之恐先生
不受姑稱借宅先生徙之先是長梅外亦徙住東京
見先生大服其卓見貽詩曰都下偶然逢西州元識
面昔年驚異聞今日愧先見五年春內子山成氏四
子禮之介次雄達三芳郎皆至先生窮甚借金百圓
於華族牧野氏以救云初內子之去廣島也舊藩士
以金三百圓贖之內子謝曰不告良人不可濫受金
置而去至是送致其金於東京先生直懷之詣侯邸
付金家臣曰謹償宅價餘俟他日而全償家臣申之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三 蒲生氏粹

疾。侯不得已收金。且諭勿償餘金。已而先生窮益甚。會有人薦先生陸軍省。是夏先生任陸軍省八等官。或以其卑官止之。先生微笑曰。古人有為祿仕者。且我而拜此卑官。則世之不量已之才力而濫居高官者。或知其過。冷不亦善乎。已而以議不合辭之。後歷官正院文部省大審院。轉任司法省七等判事。無幾官罷。將歸國。預乞歸國旅資。既而又官警視局。選為東京學士會院議員。遂不歸國。乃封旅資還之。會計官。官吏驚曰。吾初見奉遠旅資者。蓋當時免官者。率乞歸國旅資。乃為歸鄉遊東京近地。或數月伏匿于

中洲曰此則真笑非冷笑
右得曰此一微笑勝虎溪三笑
又曰明六社下註一
句乃不突出與下與
洋學者許應

家乃出。不還之。故有此言。先生既連不得志仕途。行將欲辭職。再下帷授徒。乃建講堂於小石川春日街邸中。名曰春街學舍。十三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先生病熱。時嚴寒。河海皆冰。病勢益激。醫藥無効。明年。日余訪先生。先生氣息奄奄。內子告余至。先生尚微笑。而喜。十五日遂歿。享齡六十。朝廷賜祭資金一百圓。舊廣島藩侯賻金七十圓。學士會院明六社各賻金百圓。明六社者。洋學者所創立也。厥明十六日。葬於谷中天王寺。會葬者數百人。率皆當時名流。先生清癯。脩面。常有笑容。溫然。接人不擇賢愚。皆善待。

近世偉人傳
義集乃編下
五
論生氏

春山曰此數句盡朗序為人矣

又曰世或為明所泛交無所擇者蓋不知有之也已

后得曰有此卓識乃

不為西洋邪說所眩惑

又曰演說者新開紀者政黨民種家亦善讀揭示最為盛事

中洲曰論贊不若諸傳之妙蓋強弩之末勢耳

之。而其所守以朱文公白鹿洞揭示為表的。故雖與洋學者流遊於孔孟忠孝仁義之道。毫無缺嘗遊學中。聞母病。蒼黃歸養。及母沒。三年。手不把杯矣。其賓師於廣島藩也。議學政。上合議說。以佐藩侯。仕朝廷也。亦上書請開大會議。又憂邪說暴行為揭示。說曰。揭示外無道。揭示外無教。苟不合乎此者。皆邪說暴行矣。以此為基本。庶幾表的簡明不迷惑於多歧矣。夫人能不失君父表的則。心中有主。水火可入。白刃可蹈。可以接萬務也。士農工商。勿論已。姑就學術論之。為朱為王。為考證。為傷寒論。為西洋書。以至

黃。夫。道。佛。主。本。已。立。矣。唯。其。所。欲。為。區。々。異。同。不。論。而。可。也。蓋。大。道。在。包。容。膠。柱。區。域。非。所。以。為。治。也。在。上。者。善。用。吾。說。朝。廷。會。集。演。武。練。兵。誦。揭。示。然。後。就。事。至。巫。祝。僧。尼。輩。使。之。每。朝。先。誦。鹿。洞。揭。示。然。後。唱。其。祝。辭。經。文。最。可。謂。盛。事。也。若。以。為。迂。愚。而。笑。之。者。所。謂。邪。說。暴。行。天。下。之。亂。民。耳。矣。所。著。文。詩。各。千。餘。篇。左。說。私。抄。三。卷。田。舍。話。二。卷。皆。藏。于。家。評。註。東。萊。博。議。六。卷。日。本。地。理。書。三。卷。既。刻。行。于。世。善。諷。子。曰。微。笑。先。生。笑。揭。示。說。者。以。為。天。下。之。亂。民。宜。矣。方。今。又。有。笑。夫。笑。笑。揭。示。說。者。何。其。甚。也。我

近世學人傳
笑夫笑笑揭示說者何其甚也我

后得曰故
疊用笑字
却失然句
法自莊子
乘

則更笑夫笑笑揭示說者以為天下之賊也。又先生嘗批評拙著偉人佳人二傳。忽慨然嘆。忽輾然笑。其笑容今尚在目中矣。而其人不可起噫。

三島中洲曰。余與微笑同鄉。為莫逆之交。殆四十年。故門人屬余銘其墓。諾而未作。今讀此篇。細大兼舉。能盡其一生。如為余作好粉本。嗚々謝々。

小山春山曰。微笑先生天下不遇之人也。然把生涯不遇之事。付之於微笑。豈可不謂偉人乎。作者與先生交最深。故于此傳詳悉如此。

村山拙軒曰。傳近人詳悉備至。如狂々先生傳及

此傳是也。作者有意而存。讀者察焉。

岡鹿門曰。余在史館。與朗廬同修地誌。相得極親。朗廬為人慈良易直。與人莫忤。間交以滑稽。不卑小官。進以其道。真和而不同者。唯其來都下。年已晚暮。其於文章。肆然自放。文名減在備中之時。此文悉其為人。一々逼真。唯論贊連用笑字。殆不可句。吾恐微笑先生得此文。輾然微笑於地下也。又曰。閣下草偉人傳。以不朽天下之偉人。宜仿正史體。而輒以狂々微笑居士類。綽號草稿。第竊不悅。

聚亭曰高
說洵然々
僕自有說
故意為放
浪耳幸見
怒焉

岡田后得曰。就微笑綽號。寫其人精神。是固私史
軀也。古作者往々有此類。近時齋藤拙堂作忘却
先生傳。真類兒戲。然亦絕妙。

又曰。微笑先生在備中文名馳海內。有小東坡之
目。曾漫游訪村上佛山。適屬壬戌十月望。佛山驚
喜賦長句。其中段曰。久聞備有能文客。行雲流水
筆無跡。無乃蘇子之後身。奇矣。忽然到我宅。高風
俊骨始得看。紫石稜々射人寒。迎君自欲傾家釀。
大杯大於赤壁船。云々。其推獎如此。

大條監物傳

大條監物者。仙臺藩重臣也。為人豪爽。有氣節。文政
十年丁亥。祇役江戸邸。當是時。藩主齋義年纔十二
歲。罹篤疾。遂卒。齊義本一關侯某子。伊達齊宗養以
為子。將配其女。而年幼未成婚也。既卒。以其繼嗣未
定。秘喪。而幕府已知之。一日。問老水野出羽守忠成。
召其重臣。重臣等皆愕然曰。繼嗣未定。而公喪未發。
故必嚴責吾輩無狀也。重臣某恐懼。出聞命。忠成乃
傳將軍旨諭曰。聞陸奧守疾篤。而無嫡子。因幕府將
降義子。使配其室。不獨其藩榮光。幕府亦以廣庶族。

后得曰天
為仙藩生
此好男子

洞齋曰慷
慨作切至
如何
后得曰義
氣凜然誰
得奪之

洞齋曰倫
理之重如
洪鼎大呂
讀至此心
目潤然

可謂兩便矣。子速歸奉恩旨。某大悅歸。郎語同僚。同僚亦皆大悅。無異議。獨監物非之。辯駁慷慨。聲色俱厲。同僚見其不可奪。皆曰。子宜登大城。以答羽州。監物乃登大城。面羽州曰。寡君雖疾。篤未屬。續而迎。義子而配之。未為寡婦之夫人。此紊大倫禽獸之道也。雖上諭不可從也。假令寡君不祿。而即世配義子於藩。則自古無此例。禽獸之道寧可倣乎。羽州勃然作色曰。然則使幼弱主從事於幕府之命。及藩治能無所礙滯乎。監物從容曰。先代政千代生。不滿一歲而

后得曰辯
證明確是
歷服羽州

嗣家伊達。遠江守。某田村右京大夫。某等輔之。而臣之。祖考及同僚盡力事之。奉幕府之命。董日光廟之造。營浚神田川之諸役。皆能竣功。毫無所礙滯也。羽州不懌曰。然乎。足下不察台旨所在。未如之何。吾詳申之。將軍乃退。又顧而問曰。子食祿幾何。監物曰。食一萬五千石。而實食五千石爾。監物歸邸。同僚柴田佐渡等問曰。答議何如。監物縷々告實。佐渡等嘆曰。子能言人所難言。真國家之柱石也哉。監物曰。此等事在我輩易々耳。何以為難。若不能為國家抗論。則生而無益也。吾固誓若遭羽州之怒。有害乎君家。則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下
九
清生氏梓

春山曰佐
度亦好男
子

洞齋曰既
立之傳何
不具其生
卒

屠腹於大城也。佐渡。汝然曰。若至如此。豈使是下獨
死哉。我輩亦死焉耳。既而藩議使監物速歸仙臺。蓋
憚幕府也。齊義喪發後。以同姓伊達長門之男齊邦
為嗣。因得血胤不絕監物之力也。先是老臣某至江
戶。竊謁閣老某。謀繼嗣事。事粗就緒。志遂則將獨擅
威福云。至是人皆感監物氣節。惡老臣某。不稱其姓
名。曰繼嗣謀私姦人。而罵笑之。某遂慙。自辭職而屏
居。眾皆快之。監物時年二十五。闔藩稱為社稷臣。
善諷子曰。嗚呼。仙藩有一監物。而血胤以不絕氣節
之士。不可無也。如此。況於皇室式微之時乎。昔

者和氣公嘗以氣節存皇室方今皇室龍興威
震海外而淺學無識之徒不顧國體動唱洋說以
紊亂君臣名分為國家之柱石者可不毅然以氣節
維持之乎

小山春山曰。烈矣哉。監物。年僅過弱冠。而不為羽
州勢焰所怵。挫之乎一言之下。所謂威武不能屈
者。真不愧古之大臣。吁。偉矣。
村山拙軒曰。作者每於論贊三致意焉。所以百讀
不厭也。

豐島洞齋曰。寬文中仙臺變事。有安藝宗重定其

國今也。又有若監物者。侃々正議。眼光如炬。以照衆暗。竟全倫理。而存血統。宗重之事。齋藤竹堂已記之。監物則子闇。今傳之。可以無遺憾矣。

岡田后得曰。大條監物。三好監物。皆立之傳。其事其文。並足千古矣。

又曰。仙臺寬文中變事。世皆知之。而大條監物折羽州之事。近在文政中。而人少知之者。而善諷子傳之。真可謂闡幽矣。獨恠仙臺文學不之其人。而未傳之何也。吁。

宮原君章傳

君章者。伊豫松山儒員。宮原樂大第二子也。名煥。小字駒次郎。後改稱成太。號蒼雪。又號抱天。君章其字。幼喪父。哀毀過禮。既而其兄虎文謂君章曰。先君子道德文章。自足傳世。而其名未顯。其責實在我與子也。於是兄弟俱發憤讀書。誓期揚家聲。君章年未弱冠。負笈東遊。江戶入諸名流之門。孤貧無資。親執僕役。或筆耕以自給。刻苦勉勵。學大進。叔父有桐月者。袖君章近作十首。示之松寄。慊堂。慊堂奇之。延置家塾。君章又遊碧海。豐山諸老之門。亦皆見奇賞。終入

后得曰為
人子者宜
如是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 蒲生氏梓

昌平黌勤苦七年矣。嘉永己酉，筮仕安部，侯為儒臣。多所輔理。戊辰之變，挈家徙參之半原，無幾復還東京。先是，君章與尾藤希大林長孺諸賢交善，請希大書，開健半仙舍五字，揭其絃誦之所。蓋取諸范石湖詩云：「明治丙子二月，以疾没于麴坊貝坂，僑居年七十三。」君章為人，穎異端正，操履高潔，不苟同流俗。故經術文章，壓倒儕輩。而久窮于時，一貴人嘗勸君章冒他姓。君章憤然曰：「某幼守先人遺誡，誓不為螟蛉子。惟日從事於經學文章耳。身之窮命也，縱令餓死于道路，決不冒他姓也。」嘗與舊友秋場桂園書曰：「僕

后得曰尋
常事却是
以諷世之
無廉耻者

后得曰療
慨悲壯

與足下不相見，既逾二紀矣。渴想何勝，只北向黯然耳。憶昔從足下借金二方，二銖購得圓活一部，以備於几。案平居吟咏，翻閱之間，未嘗不思足下之厚誼。獨奈何課業無暇，加之移居印旛，道路益遠，是以欲就謝而未果也。已不能就謝，又不能還原金，是重得罪於足下。於是決意謹修數行，以原金照數奉還，足下諒其心而略其禮，幸甚。其卧病也，賦詩曰：「昨日坊醫來問余，言是肺癰命須臾。余也聞之只粲如，余病得之有根株。天公與余一種愚，恠僻乖岸太崎嶇。千古奇憤滿其軀，一腔熱血與淚俱。此淚留為肺中珠。」

后得曰酷
宵放翁

一珠一淚付唾壺。得病三旬氣不枯。詩成擊案一大呼。死生小事何足吁。一去好入造化鑪。願作煙霧繞鳳梧。朝陽一聲天下蘓。不然入海為天吳。漂盡西虜萬舳艫。兄虎文名炳。號弦堂亦奇士。入昌平。學事精里先生。學成議藩學政有力焉。於是兄弟俱有名聲。虎文先君章而沒。君章為之墓表。極嗚咽痛惜之致。善諷子曰。君章雖餓死。不肯冒他姓。雖赤貧。不敢忘舊債。古人有言曰。居視其所親。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其君章之謂歟。如病中詩氣象卓犖。尤不可及。其所養可知也。已。虎文之勸君章詞氣甚壯烈。

有斯兄。乃有斯弟。故併傳之。

重野成齋曰。傳文結處。顧篇首。昆季並叙。大有韻致。論贊亦簡雅。木下梅里曰。本之父兄。以叙藹然之情。揭病中詩。以示卓犖之氣。有此文而後。此人始著。小山春山曰。子闇著偉人傳。蓋慨乎世而作也。故藉焉以洩所蘊蓄。未專在其人。若此篇是耳。然已題曰偉人。則宜有所擇。夫君章不冒他姓。又還舊債。常人少知義者所易為。未足以為偉人。子闇以為何如。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刀編下
浦生氏

村山拙軒曰苟有事可傳者揮筆而傳焉予竊目君曰史俠呵々

豐島洞齋曰文雖佳其所傳則未悉卓也小山兄之說為得焉
岡田后得曰不知其人則視其友尾藤水竹一代偉人也而君章與之交尤深嘗應其囑作水竹居記今又觀其屐墓一律悲痛可想君章名不甚著然由是可知其為偉人也已其後半曰今日何人過墓拜當時愛客恐樽空老來一掬絕絃淚滴遍荒阡宰木中

加藤櫻老傳

加藤櫻老者舊水戶藩士佐藤政祥第一子出為其外父笠間藩士加藤總藏養子名熙字某初稱隣後改有隣號柳陰櫻老其晚年所自號也幼而好儒道及音樂年十八藩士牧野某擢為儒員命使學於水戶藩儒會澤恒藏又入林樗宇佐藤一齋門嘗論時事獨忌諱有司遂召還笠間櫻老又密與同志謀建輔導幼主抑制權臣之議有司忌嫉而銅之安政二年乙卯冬江戶地大震櫻老以主君某父政祥師恆藏皆在江戶也欲問其安否乞出府被允後屢遊江

后得曰櫻
老少時好
事氣概可
想

近世傳人傳

義集刀偏下

十四

蒲生氏粹

右得曰此
二句櫻老
一生本領
後段皆從
此生

戶。會有櫻田坂下之事。蒙幕吏嫌疑。復螿笠間。當此
之時。長州侯唱尊攘大義。四方之志士爭集焉。櫻老
亦被聘。乃投袂而起。賦詩見懷。有三尺秋霜。一枝笛
丈夫到處不離軀之句。在長門者凡六年矣。其間奔
走四方。盡力國事。間關崎嶇。決死者數矣。遂遭遇王
政復古之盛時。歷官軍務官。大學校。教部省。大教院。
安房神社。湊川神社等官司。尤於學校教法用力。今
則致仕。棲遲于東京礪川富坂上。著衆教論。研究古
樂。始發明韶武及周南國風關雎遺音。傳在我邦。作
韶武考。周南關雎考。其志太壯。嘗與清國公使何如

璋張斯桂等書招聽古樂。二公使聽而感賞不措。其
書略曰。粵明日牛門音樂所。大合奏曲目。概係拙老
所注。而自午後一時。奏五常樂序。破急三節。及鷄德
曲。鷄德景德也。以上四曲所謂大韶也。此曲闋乃奏振鐸太平樂等數
樂。所謂大武是也。二曲闋乃奏平調越天樂。所謂二南關雎遺曲。聞樂
知德。實在此一舉。如此大合樂。要伶工五六十人之
多。乃為大使諸賢公。周旋施設。傍設觀場。奉邀以俟。
大使尊官。率有志諸賢。命駕臨觀。固所企望。此會與
齊人女樂俳優之雜進者。非同日之論也。凡古樂之
存於敝邦。果然乎。否乎。一顧足以徵。又存群聖聲容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刀編
十五
備註代年

后得曰樂
其可知也

於千歲之下。幸有此雅樂。已何則。樂律可以接聖人之聲。咳。舞容可以觀聖人之容。止矣。其雅其俗。其正其鄭。一顧可以辨矣。所謂百聞不如一見是也。苟有志于古者。豈得不顧哉。昔孔子學樂師襄。尚未得其數。已得其數。尚未得其志。已得其志。而後初見其人。師襄歎曰。實聖人也。知音之難如此矣。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奚為於丘之門。亦告丹求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言及南風操曰。虞帝弗可及。又云。田也。匹夫之徒。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身乎。冉求以告子路。大思自悔。靜思不食。

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大賢之所以為大賢。於是乎在矣。以子路之賢。靜思至骨立。一鼓瑟之難。亦如此矣。聖賢之盡心雅樂如此。何哉。聖賢以此修身成德。後人以此損性誤身。何其相反之甚。齊人送女樂。三日不朝。孔子去。歌曰。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兮。又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噫。鄭聲女樂。可以走聖人。而後之好鄭聲女樂者。比夕皆季桓氏之徒也。若俗士尚可怒諸。苟讀聖人書者。好聖人之所惡。樂聖人之所憂。謂之何哉。是音樂所以有鄭雅之別也。熙夙好古樂。非敢玩之也。熙

近世韋人傳
義集刀編下
上六
補注

家傳孔聖像。傳云晉見顧頭所畫。謂天下之珍不可以為私寶。不建聖廟以與衆庶同祭則不可。亦謂建營聖廟而奉祀焉。不講其道則是何異于山僧野衲賽觀音大士等乎。乃講聖經久矣。聖經所重在德教。德教之本在雅樂。雅樂之本在聲律矣。然謂唐虞三代之後禮樂既久崩壞。無如之何。乃附之浩歎。時藩主源烈公及牧野靖德公等大好古樂。乃從而習之。又歎曰。是隋唐俗曲已。若韶武則不可再開而已。又聞五常樂。是大武之遺。景德是大韶之遺。乃大喜。勉強習之。未能得其數也。今茲七秩。初知五常樂。決非武之音。振

鉞太平樂之果為武舞焉。又嘗謂平調越天樂之異于他曲。決非西漢已下之曲。必是三代遺音。今也又知為關雎之亂。自有宴饗和樂之趣矣。嗚呼。樂理精妙難曉如是矣。豈得與尋常俗儒同論乎。大使諸賢以英明之資。浩博之學。辱在敝邦。不以熙之不肖。幸辱知遇。豈可不叩端以盡之哉。乃所以祈明日之一顧也。枉顧臨觀。大增光於斯道。何幸及之。明治十四年辛巳。櫻老年七十有一。開壽筵于柳橋萬八樓。貴紳學士會者數百人。余亦與焉。乃賦長句以貽之。曰。神州正氣生。佳木爛漫著。花三月。天芳山一種。尤堪

近世詩人傳

義集刀偏下

十七

蒲生氏

賞曾護行官五十年櫻老先生尊王士以櫻自號豈
 偶然正氣滿腹排邪教著書等身筆如椽文彩爛漫
 如櫻發既和香山耳順篇老健不見蹉跎態劉禹錫和樂天
 耳順吟云吟君新什慰蹉跎屈指同登耳順科今夏又開古稀筵吾聞先生
 文久初尊壤曾試祖生鞭當時長門浪士隊時人尤
 推先生賢我亦當年唱尊壤畏途間關幾踣顛萬死
 一生脫虎口錢心石腸節愈堅曲突移薪無恩澤焦
 頭爛額食萬錢我與先生同此感好倒芳樽作醉眠
 醉眠賒々遊華胥不須擾々百慮煎有時慨然修私
 史誅姦賞善潛夫權惟羨先生奏古樂餘響飄緲冲

洞齋曰僕亦同此感

又曰餘響瀟琅一部

押韻傳紀

雲煙齡到古稀蓋由此流調血脉百痾痊古貌古心
 樂古道先生行蹟皆可傳偉人傳裡應編入美名與
 櫻競芳妍是日櫻老自奏古樂清音飄緲真如神仙
 會衆皆盡驩散櫻老嘗建學神社孔聖廟及舞樂殿
 於富坂上號礫川神社壬午一月乞衆庶詣拜得官
 許舊長州侯毛利某嘉賞此舉而贈金一千圓以助
 之云
 善諷子曰櫻老白髮皤然望之如神仙而其健如少
 壯不厭寒暑風雨時々躡屐訪余於俎檮青天白日
 樓談學事矣何其從事於斯道之厚也聞今其子復

繼水戶宗家佐藤氏。二男淳風為三春郡長。家道隆興。傳曰。積善家有餘慶。櫻老其庶幾焉乎。

小山春山曰。櫻老以復興古樂為己任。不顧世之嗤譏。不憂身之窮餓。意有所自得。而樂於心者歟。豐島洞齋曰。余嘗抵於成齋重野君。坐有一老人。蒼顏華髮。風度古樸。問之。則櫻老叟也。然未深相知。今及讀此傳。始悉其為人。其慷慨盡力於國事。尚古道。興古樂。真為偉人。余欲待他日。更訪問受益也。

村山拙軒曰。忽武忽文。應變有略。今也以行古道。

復古樂為任。矻矻不已。其老而益壯。尤可敬也。岡田后得曰。櫻老不栽櫻花。而栽梅花千樹。吟咏于其下。題詩曰。脫却風塵與世違。白頭七十又何為。卜居于樹梅園裡。待見春來花發時。又曰。千樹梅園。裡人一家。絃誦出風塵。芬芳擁屋花將發。春日街頭又遇春。可謂清福極矣。其愛櫻花之意。則善諷子七古盡矣。亦可謂足矣。

高橋重健多田立德傳

高橋重健多田立德傳

后得曰起
法學陳涉
世家

高橋重健者。舊出石藩士也。稱甲太郎。號確堂。多田立德者。亦同藩士也。稱彌太郎。號海庵。二人並忠鯁。嘉永中。老臣堀笑山及其子新九郎。執國政。以藩主仙石讚岐守久敏在江戶邸。且無嫡子也。將欲養他家子以為嗣。已專權。當此之時。久敏有庶子在藩士麻見義脩家。稱土岐銳雄。名政固。頗聰明。笑山等忌之。宣言暗愚不足為嗣。久敏信之。重健立德聞之。慨然曰。今而不訴。恐復蹈仙石左京之覆轍。左京者。往昔謀姦老臣也。乃連署上書。且使立德赴江戶。乞責

洞齋曰照
應

其專橫以斬之。於藩主親族中川修理大夫。修理大夫以告久敏。久敏大驚。急遣人出石。詰責笑山父子。笑山父子大怒曰。主公信狂人之言。何也。乃巧文其非。作答書。遂掩蔽之。下重健獄。幽囚立德小室。二人不見天日者九年矣。文久二年。久敏歸出石。召見銳雄。初知其聰明。當此之時。笑山父子益弄威福。闔藩憤怒。至是笑山父子姦謀悉覺。久敏乃以銳雄為嗣。釋重健立德。賞其忠鯁。命笑山父子屠腹。將擢重健立德參國政。二人恐姦黨忌嫉。固辭之。文久三年癸亥秋八月。三条西公使人召重健立德。先是重健策

近世雜記
義集
下
二
翁

攘夷因鷄飼某。上水戶烈公。立德策蝦夷開拓。因同藩士中条右京。上朝貴。是以二人名聲聞。公卿間至此。二人遂赴京師。途逢中条右京。右京曰。我朝貴密使也。三條公以下六卿奉敕入長門。二人乃兼行。抵浪華。追及。遂扈從焉。當此之時。澤公宣嘉舉兵于但馬。銀山二人從之。立德度事之不成。說衆曰。今幕府勢威猶盛。請復走長州。以俟時。南八郎等弗聽。曰。鼠賊何能為。可一戰以破也。遂帥兵軍于銀山下山口村。立德私料。今軍破。則禍必及澤公。不若解本營而脫。然說衆衆必不肯。乃說重健及一二同志曰。事急

后得曰英
雄末路可
憫然其不
落賊手而
死可敬可
欽

諸君宜護澤公。遁長州。同志潛開後門。而脫走。衆未之知也。軍議喧。一士欲取決於公。詣公居。開戶。則闕無人。衆大愕。告之。四方軍營。南八郎在山口。軍聞之。憤怒曰。本營已先散。我禦賊兵。復何益。欲走而謀。再舉。四方皆敵。與其死賊手。寧自殺。乃割腹而死。衆謂此敗。重建立德。二人所誤。宜斬立德。以徇。或解諭而事纔止。立德乃與吉井義之稱定。福田元良等。走京師。僑居以隱焉。而幕吏探偵嚴甚。立德乃將歸鄉里。過城寄郡溫泉。投寄宮驛豐休樓。人有告之。其藩者。藩遣捕手收之。載檻輿以去。至國界淺間。阪巔而

近世雜事
義集初編
三十一
浦三入序

后得曰想
見其苦戰

中洲曰著
新投舊不
叙后得曰史
公叙瑣事
有如是者

斬之。時年三十九。檢其尸。身被七十餘創矣。重建既
護澤公。遁長州。常充斥侯。三為銃丸所中。創淺皆愈。
後創再發。遂死。實慶應三年丁卯春二月三日也。年
四十有四。狀貌高顴長身。性嗜酒。雄辨壓人。澤公聞
其死。痛悼。賜書并祭資若干。以賞其忠。鯁立德性豪
放。有奇骨。亦嗜酒。嘗將之長崎。與賴三樹等飲于一
酒店。慷慨悲歌。諸友贖新衣。乃著之。投舊衣於酒店
而去。既至長寄。研究砲術。頗有所得。佐賀老侯聞其
名。聘而寵遇之。既而歸鄉。演技于城外和田山下。觀
者皆叫妙笑。山素自負砲術。以是最忌立德。其罹禍

盖有由云。立德重建初。並東游學於昌平。善文詩。
立德囚中。詩曰。總將榮辱附蒼天。正氣從來元浩然。
幽室多年無一事。滿窓霜月伴閒眠。重建獄中詩曰。
縲繯重逢歲建寅。關心定省負慈親。雪融溪畔梅應
好。風冷窓前柳未新。鴛骨鶴形纔過臘。菜衣蓬髮又
迎春。家園定酌屠蘇酒。說著吾儂幾苦辛。所著有太
平論。海防策。闢蝦夷策。砲術書。但馬國新圖。地球新
圖。確堂詩稿等。皆散軼不完。立德所著皆亡不傳。
善諷子曰。重建立德始遭主家之難。拮据匡救。幽囚
九年。事遂成矣。既而又為皇室奔走謀事。百敗不

后得曰不
没又保生
採擇史料
之勞有情
有色

屈遂以身殉之其忠鯁之風可想見也昨冬久保雅友踏雪抵銀山獲殉難諸士軼事而來請余立之傳乃據其軼事傳之如此雅友攝津人為入慷慨好義善文詩有奇氣亦可傳也

三島中洲曰兩士義舉離合錯綜以為一傳又置附傳於論贊中皆得史公結構

小山春山曰余讀之而始知出石有此二士若微斯著則使忠義之士湮滅乎不傳矣文章之裨益於世道洵不淺鮮也

村山拙軒曰一藩必有可傳人與可傳事善諷子

能網羅而傳之可謂大史筆

豐島洞齋曰文尚叙事々々之要在史傳是遷史所以為萬世之史祖也聚亭兄文最長叙事續々所以有此著也如二士之事蹟埋晦人不多知者抉摘立之傳以能發揚之可謂遷史之流亞也岡田后得曰二子忠鯁事已成又履艱險遂殉國事其志氣剛強不讓古忠義士而無善諷子立之傳殆歸堙滅私史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根岸久勝傳

久勝幼字伊勢松。通稱治兵衛。後稱太郎兵衛。又更九郎平。號年雄。安房國平郡那古村人。鈴木長兵衛第二子。同國安房郡八幡村正根岸周德者。養以配其女加能子。久勝幼而穎敏。受讀書習字算術。其師不煩。皆善通之。既長。為里正。言行正直。處公事尤謹。嚴土人推為四十一村組合大總代。職而公私事務無滯碍。衆皆服之。弘化乙巳。米艦突入浦賀。幕府命諸藩備之。房總屬忍藩松平下總守所警衛。乃築本營于安房北條。備軍艦巨燬於海口。鼓螺轟然。將有不測。

后得曰居
然賢令公

又曰當時
情景宛然
在目

之變。人心洶々。久勝乃日夜奔走督役夫。辨事藩賞其功。許佩雙刀。穿戰袍。嘉永末。其地為岡山藩松平守管轄。嚴戒沿海防禦。久勝又勤勞其事。隊長岸某親授禮服賞之。先是幕府將嚴戒沿海防禦。下命使里正製郡邑封境山海里程圖以獻。久勝與二三同僚日夜從事。速製以上。有司賞得其軀。又嘗當春晚夏初。有司多課夫役。久勝以其害農事。上言曰。使民以時。聖言可守也。請姑緩之。以俟農隙。有司允之。八幡村有神祠曰鶴谷神宮。係養老二年創建。自鎌倉霸府。以至里見氏之盛。皆獻土攘以尊崇之。至德川

氏亦獻土田若干再修宮殿實為房州大社安政末
適又有宮殿重修之舉土人推久勝為土工奉行久
勝與有司議經營頗力百工子來至文久三年乃落
成結構偉麗肅々翼翼遷宮之儀畢有賞賜明治十
三年享齡七十有九以歿久勝為人慈仁御家節儉
接人寬恕嘗村里有賣田者久勝買之曰子其勉哉
後得金可使復以原價買還也凡賣田於人俗稱之
永讓先立證人定價用沽券告之村吏而後改書名
姓其情頗可憫後地價騰貴殆倍原價賣主來乞買
還久勝欣然曰子能努力買復田產乃以原價賣之

后得曰仁
慈如菩薩

聞者皆稱其仁厚長者云

又曰盲史
贊法

善諷子曰余少時遊房陽與久勝子定宜為詩酒交
其人正直篤厚頗類乃父今為戶長兼學務孫卯之
吉學於余亦可兒也於戲久勝之正直仁厚固當為
神人所佑宜矣其子孫之多福也詩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其久勝之謂乎
小山春山曰久勝田舍兒之可最愛者然世間此
種人亦多特賴子聞掾筆而傳者為幸焉耳
村山拙軒曰忠臣烈士之後承以寬厚長者是亦
子聞編輯之微意也而其人可傳不俟論

豐島洞齋曰。久勝未深通乎學。眇然不過一村吏。而資性正直純厚。能奉上執務。著々有成功。亦不失為偉人。宜矣。為善諷子所收。

岡田后得曰。方今縣令。往々失民望。甚則為其所告訴。何哉。使久勝在今。真足為令于一縣矣。

又曰。久勝令息定。宜建碑於鶴谷神宮前。以表其重修功。可謂善繼父志者矣。又航海來東京。必先訪善諷子於俎橋。其厚誼可想。

大山網良傳

大山網良。初稱格之助。為舊鹿兒島藩童坊。性剛毅。雄邁。善擊劍。遂捨茶道。蓄髮為武人。文久二年。扈藩侯父島津久光。上京師。當此之時。有馬某稱新橋口某稱壯柴山某稱愛等在浪華。與平野國臣謀。唱尊攘說。將因薩藩成事。久光憂其過激暴舉。遣網良及奈良原某等稱喜左衛門說諭而止。其入京。有馬某等固執弗聽。網良怒。與奈良原等擊斬有馬某等數人。事乃寢。戊辰。官軍之入奧羽也。網良為之參謀。會仙臺使者來秋田。說曰。宜歸總督九条公於京師。驅逐薩

后得曰薩士勇敢可想

洞齋曰簡潔能寫情

右得曰洞見將來惡做如著龜又曰所以為黨在此

又曰網良愛國之情溢手楮表

又曰度作回如何

又曰武國有武村多武人宜我

近世偉人傳 新集初編下 二七六 濱生氏校
長兵士網良聞之大怒斬其使十人以梟軍門於是
秋田闔藩肅然不與賊當此之時官軍孤懸在內賊
兵來襲網良督寡兵禦之危甚既而薩長大軍皆至
網良欣然曰剿賊在近我無患矣後凱旋 朝廷賞
其功賜祿八百石當廢藩置縣之時為鹿兒島縣參
事遂進為縣令明治八年上京會地方官會議建議
曰民會未可開若開之則人民蔑視政府遂成共和
政治之惡弊識者以為卓見網良平素與西鄉隆盛
最親善當隆盛之建私學校網良佐之舉別府新助
邊見十郎太等為區長勸誘都城士族而入學校網

良嘗巡縣詣今泉大集會士族張盛宴朗吟國詩曰
諸登毛爾盡志盡志天守羅那無薩摩縣乃有無限
李波因引滿大杯睥睨座中曰諸君勗之不撓從前
之勇氣能體認私學校之訓意余竊思到底一度不
可不斫而出也武之老爺亦必與余同其見也座
中皆曰唯々武之老爺者隆盛也隆盛時在武村故
云隆盛之舉兵網良佐之以官金十五萬圓餘供其
費敕使柳原前光抵鹿兒島拉網良至神戶褫其官
位護送之東京鞠訊又送之九州臨時裁判所鞠訊
遂論處斬實明治十年九月三十日也時年五十有

后得曰他
人有心乎
村度之善
諷子之謂
也

曰下脫一
字

善諷子曰網良之武勇卓見而終悞乎大義可不重
惜乎彼其痛憤乎世弊激怒於時病而悍然倒行逆
施乎悲夫

小山春山曰讀感愴不縷叙網良平生乃見作者
苦心處

豐島洞齋曰網良所見明於維新之前而暗於維
新之後成於前而敗於後蓋所施負其所志勇傑
之氣鬱勃不能遣焉遂至誤大義江藤桐野等亦
此類而已作者於此篇費思尤深矣

村山拙軒曰悲壯淋漓鬼氣襲人

岡田后得曰讀此等傳不勝狡鬼死走豹烹飛鳥
盡良弓藏之感亦見作者叙事之妙

又曰此傳原稿識者以為卓見下有叙事一段曰
當金祿公債證書之制發也網良上京陳其士族
論議之噉々遂得聽其特處之故時人稱鹿兒島
謂治外之域云豐島洞齋君圈且評之曰見網良
有幹事材而重野成齋君曰此一段刪去似可若
存此則當述其事大略其事係田租題目恐二三
語不能盡是為洵然故善諷子割愛然以余見之

此語雖欠明詳。然亦足以見當時鹿兒島事情。故姑羊存于斯。

又曰。原稿有網良精乎擊劍。拔刀斬擔溜。及擔溜不再下。刀已入室云々。數語後皆刪去。

又曰。原稿有網良精乎擊劍。拔刀斬擔溜。及擔溜不再下。刀已入室云々。數語後皆刪去。

小倉處平傳

小倉處平者。日向。既肥人也。賦性狷介。臨事果銳。少嗜武事。尤善槍術。弱冠遊江戶。從事文學。成歸鄉。戊辰之變。奉藩主命。奔走京攝之間。有功。既而至東京。入南校。無幾。擢為大學權大丞。既而官遊英國。同時留學英國者數十人。而其學莫出處平右者。居可一年。歸朝。當此之時。參議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上征韓議。不允。皆辭職而歸國。處平亦持征韓論。快。快歸鄉。陰蓄兵器。講武事。既而新平起兵。敗走。至。既肥。投處平所。處平周旋甚力。潛雇輕舸。逃之於土佐。

后得曰與
西鄉氏對
說徹頭徹
尾

近世韓人傳 義集初編下 二九 備註

得曰切
中時病

及新平被逮就刑。處平亦坐處禁錮。期滿放免。復至東京。仕大藏省。食七等俸。常快々不樂聞西鄉隆盛起兵。乃欣然曰。成吾志在此時。棄官而歸。遂至鹿兒島。說隆盛等曰。我以日向兵衝豐後。官軍必顧而敗。隆盛等不從。而止之。乞援兵。處平不肯。將上京。有別所謀。既而肥後戰正酣。交友多死。處平義不忍傍觀。歸。既肥帥兵出。豐後屢與官軍戰。連戰不利。終被創傷。退于延岡。而療創。聞隆盛軍亦連不利。快快不甘寢食。一日從容執刀割腹而死。實明治十年八月某日也。處平居常慷慨憂皇威之不振。而外夷之猖獗。

獬。嘆貴官之驕奢而樸忠之不庸。其志與西鄉隆盛前原一誠等善。合是以其里人稱曰。既肥西鄉氏云。善諷子曰。處平之快々憂時世也。宜矣。而遂黨賊。彼豈不辨大義名分者哉。甚矣快々之善悞身也。惜哉。重野成齋曰。以快々二字為字眼。見其巧心。然格調微覺卑。

小山春山曰。天下快々之徒多。處平之事無復足傳矣。但作者立傳之意。自有在焉。讀論贊則見其雋永。

村山拙軒曰。事固不足傳。而作者寓勸戒或寄感。

慨亦傳之一軀也。是編往々有此種文字。

余聞之川口濯父曰。處平長經濟其在藩也。造大船載其產物。輸之長崎貿易。以其贏利為教育諸生之資。其官大學也。建教授洋學生徒。分正則變則之議。見允。其官遊英國。日詣其租稅察視。察其事務。歸朝後為大藏省譯英國租稅年報書。其譯意以出乎目擊。頗精確云。此三事本傳不載。故附記于此。明治十五年壬午秋仲善諷子自識。

元祿間游俠有向溝八左衛門傳

元祿間游俠有向溝八左衛門者。其黨尤衆。注々暴戾恣睢。違犯禁網。幕吏中山勘解由將搜索而捕之。適有與八左同姓名者。捕手縛之。至而真俠則伏匿不獲也。同姓名者已下獄。八左聞之。嘆曰。以吾之故。無罪者受刑。則我將何面目以立天下乎。乃自訴曰。官所物色之俠客。向溝八左衛門即我也。宜速處我於於罪科。吾聞與我同姓名者久在獄。我恐其無罪而處刑也。故我來首告。請速釋彼同姓名者。聞之高其義。曰。我即官所物色之向溝八左衛門也。速處我於

右得曰秉
發
鼻良心感

右得曰義
氣凜然

海南曰未
可謂義俠

刑互爭不決。勘解由亦大高二人之義而兩釋之曰。汝之罪固王法之所不赦。然我感汝義。故特釋之。必自新慎勿再犯法憲。

善諷子曰。與八左同姓名者。亦有俠骨。故自死脫人。勘解由亦有俠骨。故兩釋之。若夫臨難苟免。或嫁禍於人者。聞此三人之事。或應愧死。嗚乎。俠客之俠。亦有所可取哉。

村山拙軒曰。元祿間。任俠風盛。其暴厲恣睢。同名教之所不容也。然其視死如飯。或為人報仇。為人所不能為。勇往直前。氣象亦有足多者。較之骯髒

孱弱奄々無氣息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又曰。中山勘解由亦帶十分俠氣。三俠相逢。為斯一段佳話。善諷子振筆傳之。亦俠哉。

小山春山曰。八左不足列偉人傳。但輒今趨利避難之徒。比々皆是。故作者假之以警世耳。亦史遷傳遊俠之意也。

岡田后得曰。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余於八左乎見之。彼其平日所為。恣睢暴戾。而今如是。是其秉彝良心之發見也。

世傳 卷下 三十二 蒲生氏村

細井廣澤傳

毅堂曰因名立案亦是一法

后得曰小張旭

又曰挿入思恭四世孫大有生色

廣澤名知慎。細井氏。江戶人。為人貞慎。有文學。善書及畫。兼通算術及水利學。著書論算法。嘗為一諸侯。開墾其草萊。獲良田若干頃。初學書於北村雪山。雪山亦貧。而日與筆研。相忘喜怒。憂悲。凡心之所感。一發諸書。廣澤慕其為人。亦有得于心。其書大進。最慎乎筆法。書名終噪海內。如弟子關思恭輩。亦傳其法。為世所重。余與思恭四世孫思敬善。其人亦貞慎。文學書法。其尚類也。廣澤既通文學諸藝。非尋常書家。是以前士君子喜與之交。赤穗遺臣大高源吾。武林唯

海南曰記得亦淋漓又曰真箇慎重

七等最親善。方其復讐也。投簡告之。廣澤家近吉良氏邸。廣澤夜詐告家人。他行出門。替上屋伏。暇四十七士襲吉良氏邸。事畢。乃復替還室。獨坐不寐。既而有叩門者。即大高武林二子也。欣然告復讐狀。源吾把副刀室。所挿小刀。貽之。唯七則脫。蔽手一雙。貽之。血淋漓。曰。以識死別。廣澤記其事。藏之。函中終身不語。人廣澤歿後。其子九臯。開函。初知之。其慎重如此。善諷。子曰。廣澤之不語。義士之事。何其慎也。真可謂不負其名矣。此義士之所以告而不疑也。歟。

近世傳人傳 卷下 三十二 蒲生氏村

藤野海南曰。廣澤書大字筆力道邁。然儒者猶視
為俗書。而其人果有此畸蹟歟。

元田南豐曰。廣澤書名高天下。加以博學多聞。蔚
為詞宗。而子闇作傳。唯取其慎而已。在昔劉玄德
以孔明謹慎。故托國而不疑。慎之德大矣哉。

村山拙軒曰。廣澤為人。就赤穗義人一事。已足概
其平生。書法之妙。亦出緒餘。豈技云乎哉。

小山春山曰。建索以來。以書鳴于江戶者。廣澤為
之始。一時學者爭相摹倣。經數十年。而有源東江
稍變之。然未及其廣。其後卷菱湖出焉。大變書風。

學者莫不依其法。夫書雖技藝。鼓舞一世。非豪傑
之士。則不能至于此。近今文藝丕闡。善書畫者。不
暇俛指。然誰能海內靡然從之。若三子者耶。

岡田后得曰。廣澤東江菱湖輩。猶能以書法風靡
一世。而吾儒抱經世大道。不能風靡一世。異說邪
行。年興月熾。煽動蚩蚩之民。溺沒其秉彝之心。而
抱恣睢犯上之志。何上無高其人也。嗚呼。一介士
雖抱經世大道。居非其位。欲風靡一世。得乎。是宋
玉所謂其曲彌高。其和者彌寡者也。奚恠焉。

世傳
卷之七
千代傳
三十四
蒲生氏村

千代傳

千代者。加賀松任人也。幼好文雅。能諧歌及画。初欲學諧歌。不得良師。美濃有盧元坊者。有能諧歌聲。千代欲往學之。未果。適盧元行脚至加賀。千代乃就逆旅。請教。盧元疲困。既就寢。千代強請見。盧元乃延之。枕頭。使咏。郭公千代。輒咏一首。盧元以為不可卻之。如此者再三。千代營度甚苦。盧元既眠。千代覘其覺。又示一首。復以為不可。既而天明。千代大息。口占曰。郭公郭公登天。明爾氣。李盧元乃折掌嘆稱曰。名句。名句。諧歌當如是。汝慎勿忘。此妙境必成名于天下。

后得曰善
折善誨

南豐曰妙
處固在乎

實境然意
亦不可不
擇辭亦不
可不修

於是千代大悟。虛構之無益于歌道。而妙處之在乎實境。其技日進。嘗早起觀牽牛花。引蔓纏井。綆不忍傷之。輟汲。曰。朝顏爾津留邊。取禮天。毛羅比水。一時膾炙人口。年二十五。喪夫。悲哀不已。曰。起天見津。寤天見津。加也。乃比呂佐哉。乃剃髮為尼。號素園。有男嗣家。千代為人風流而婉貞。學画。越後人吳俊明頗有氣韻。而不失女流之體。守節終于家。歌集數卷行于世。善諷子曰。善矣哉。千代女之請教於盧元也。盧元再三折之。而千代志益篤。遂悟歌道之妙境。今夫諸生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七
三十四
蒲生氏村

序得曰游
情書生頂
門一針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初編下
三十五
瀧生氏梓
之問道也。其篤志能有如千代者乎。苟有之矣。則必成名于天下。不使女子擅美也。

重野成齋曰。昔者西行開俊。成奉勅撰歌集。持其所咏往謁。俊成卻其歌。西行辞去。露立庭上。適月明。西行即得歎計。登天月。邪波物遠。思波須留之。什衝口作吟。俊成稱妙。呼還。收其什於撰集。事頗與千代相似。

元田南豐曰。千代不獨文藻擅世。而品行修潔。為閨媛之師表。其人亦自可傳。小山春山曰。千代尼逸事可傳者甚多。今篇中所

載世皆知之。子闇何不廣異聞也。

村山拙軒曰。千代始約婚。有歌云。志婦加路加。知羅祢登柿。迺初知幾利。又哭兒云。蜻蜒津利。今日波登古麻。天伊武多家羅。共膾炙人口者。故附記豐島洞齋曰。千代之事。世皆所諳知。而今子闇立之傳者。其意不獨在於千代。而在誠世之書生學聖人之大道。其志不厚。却有恥於學小技婦人者。噫。作者為世憂深矣。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卷之下終。

近世偉人傳 卷之六 蒲生氏粹

取亭曰裕
兒今年十
四年五閱

月已弄筆
墨作文詩
庶幾不負
為我家兒
手勉稱々

又曰乃兄
靜馬為人
篤厚沈毅
長手講說
弟登茂則
長乎文詩
並非游惰
書生此

近世偉人傳書後
家嚴作偉人傳。裕反覆讀之。只覺古人偉行卓節不
可及耳矣。然以為不可及。而不企及。乃是終身竟不
及也。何熟讀反覆之為。讀畢。慨然久之。

壬午秋仲 男 重 裕謹題

夜深雨甚。一燈熒々。百憂交集。不能就睡。偶繙案頭
偉人傳二三編而讀之。文字雄快。有風起雲飛。山崩
海立之概。因連引太白。呼快者三。遂接筆書其後。于
時遠鐘報四更。

明治十五稔九月 尾張 伊藤登茂謹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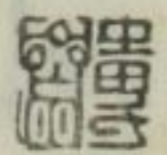
蒲生重章子閣携所
著書曰近世偉人傳五
編未渴予讀之皆德川
氏以來忠孝節義之士

近世偉人傳 卷之六 蒲生氏粹

居多嗚乎扶植人倫厥
功甚偉子闇可謂知要

矣光緒八年九月

遵義我黎庶昌



自題近世偉人傳後

余著近世偉人傳十卷海內豪傑爭讀之往往寄書
求交既已獲數十人矣而其尤奇者西許生也生去
年賦七律一首見郵送而不署姓名不可知其為何
人余刻之偉人傳第五編以待焉今茲壬午冬十一
月某日有客投刺署曰森田文藏刺背題詩曰偉人
傳裏白囊子未接色言心久傾翰墨因緣君記否當
年西許大狂生余見而大奇之遂以訂交昔揚子雲
著書人皆笑之子雲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
揚子雲必好之矣嗚乎余之不肖而受海內豪傑之

知如此亦何多幸也。乃和韻曰：一笑吾書傳海內，有人翻閱賞心傾。百年何待子雲出，竒士已逢西許生。遂書以置於第六編卷尾。

小山春山曰：閉戶著書而天下豪傑來求交，子闇實偉人哉。而西許生飄逸澹蕩，亦是偉人傳中之人。壬午小春拜觀。

岡田后得曰：柳子云：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是古今之通慨。而今讀高作有感。貴古輕今是俗情。知音真箇寸心傾。蓬々人購三千部，未必振興關死生。自注轉句用其自題詩句。

近世偉人傳義集初編跋以下係受業生作

聚亭曰：森山生為人温厚好學，惜乎今春病歿，歿年纔十八九，去年贈跋三首皆可觀。今先錄其一餘載後篇。又曰：溢美然修文郎之言不忍弄。

歐陽公作桑懌傳曰：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竒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恠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余讀綱亭先生偉人傳，知其洵然是。編所載偉烈竒節，誠有不讓史遷所書者。而先生亦善摸寫，得史遷風神。使讀者想見其人，如無用兄弟三人合傳，叙事秩然風神躍如。不多讓桑懌傳，何其妙哉。若使歐公讀之，亦必

激賞不措也必矣。

明治十四年

越後

森山

勝謹題

駁亭曰久保生為人沈毅學問不厭尤長乎詩然文亦時有傑構

又曰功業

功業之轟々烈々。文章之炳々烺々。共存乎天地間。傳於萬世後。而二者未易遽軒輊也。且夫功業由乎遭遇而成者也。故有僥倖。文章由乎學識而成者也。故無僥倖。然世或云。功業重而文章輕。彼取彫蟲篆刻無痛痒於世道人心者。以為文。其輕之也亦宜。抑文章不朽者。載道而已矣。是以自古能成大功業。而不僥倖者。未嘗不讀書也。非徒讀書也。學道耳。若我網亭先生所著偉人傳。豈非所謂載道之文章歟。然

文章輕重論得確乎不拔

又曰拓生妙齡學於余已二年詩文並可觀不怠行瑛入作家之

則欲立功業者。武人俗吏。亦不可不讀也。嗚乎。誰謂之輕於功業乎。今六編刻成。聊書鄙見。以質於世之卓識。

攝西

久保雅友謹題

可言而不可行。則不如不言也。可讀而不可用。則不如不讀也。此編皆藉近世偉人之行蹟。以諷諭時弊。辨明國躰。其議論確實。文章雅訓。要之不外於明倫理也。自非忠國愛君之深。安能若是。故喜讀之者。亦必忠愛之士也。為子弟者善讀之。亦可以無冠履倒置。順逆誤認之過。其裨益世道人心。豈淺鮮乎哉。豈復用彼壇上喋々之贅辯乎哉。嗚乎。天下之士。善讀

近世偉人傳

義集乃爾友

二

甫生氏卒

立世傳人傳
義集不約
蒲生氏

而善用者誰歟。善言而善行者誰歟。

壬午古仲秋

越前

柘植淺五謹題

我聚亭夫子稟雄偉之資。懷曠世之學。夙憂世道。日下名教墜地。著近世偉人傳。而公諸世。使吾輩後學。知忠孝節義之可重。其為惠。豈特吾輩後學而已哉。抑亦可謂之維持世教於千載矣。嗚呼。夫子此著。弗史門之荒萊。而滌世道之汙穢者。非天性才識超越于凡羣。而佐以學術之深邃。烏能得陸續作如此雄奇之篇乎哉。信矣。不具才學識三長。不能作史也。頃六編剞劂已成。命跋于芳々也。雖不敏。烏乎默。遂敢

聚亭曰今
村生文才
穎敏月作
數十篇學
歐公三多
後必成名
家可賞可
愛

跋。

東京

今村芳之介謹題

余賦性怯懦。不敢希古賢哲。恒病志氣之不奮焉。一日讀聚亭先生偉人傳。大激發志氣。私謂古賢哲可及。何難企之。有人但病志之不立耳。乃卜壬午春某月日。執贄于先生之門。講讀數月。則更覺志氣之奮進。嗚乎。余親炙先生。僅々數月而已。而怯懦之性。變為激昂。得益如此。其為賜也大矣。今偉人傳六編刻成。聊書此以奉答先生薰陶之懇篤。且以告世之與余同病者云。

又曰有志
如此學之
成可期勿
怠々々

壬午夏

和泉

三宅源太謹題

近世偉人傳
義集不約
蒲生氏

聚亭曰松
原生操履
謹勅尤長
講經詩文
亦可觀所
謂錢中錚
錚者

又曰石生
沈著確實
蓋今于石
者不拘於
時采問斯
道於余

忠臣義士之裨益乎世道人心。豈唯其生時而已。千載之下。猶凜々有生氣。使後之聞其風者。有所奮然興起。而况叙其容貌事蹟。如親見其人乎。是此編所以大裨益乎世道人心也。

備中

松原

機謹題

余謂方今天下無著書矣。非無著書也。浮華鄙陋。無關世教。與無著書同也。我師聚亭蒲生先生。清曠絕俗。卓然睥睨一世。居常慨世道之頽潰。乃傳忠孝節義之士。以諷曉時蒙。垂之不朽。其文簡老樸實。絕無浮華鄙陋之病。其裨益世教也大矣。嗚乎先生是編

古人所謂三長三不朽者存焉。可不謂有物之書矣乎。

武藏

石田道三郎謹題

又曰鈴氏
子始學於
田翠崑翠
嵩令之學
余蓋竒其
才也勉旃
勉旃

人性本善。見忠孝義烈之事蹟。則必欽慕。今先生叙忠孝義烈事蹟。使人如親見之。其欽慕殊深。此可以醫世兒懦慢之病也。則與鄙叟唱性善說。以拯世之意。何異。嗚乎先生著書之功。亦大矣哉。

甲斐

鈴木萬太謹題

又曰悅也
亦有才不
負才而苦
學則異日
必成偉器

余聞陸象山講論語聽者。雖隆冬必汗。予每讀先生此編。慙汗浹于背。嗚乎先生史筆。亦似象山之講經矣。然則後進讀此編。乃與聽象山之講經同。其得益

駁亭曰橫
山生嗜詩
如命故工
妙超絕等
輩

又曰藤生
歸家山時
時寄書詩
問起居其
人篤厚可
愛

又曰今照

二字妙依
依有情
又曰神保
生筆鋒不
如舌鋒然
亦銳異並
修學則必
戒才不負
其名修成
生其勉旃
又曰二十
年前余漫
游富田
生家厚意
久不報而
生既歸道
山痛悼何
堪今錄其
來訪見似
詩以自遣
焉

果何如哉。

甲斐

鈴木悅二謹題

欲挽頽瀾提道綱。先生有此大文章。陰姦膽落春秋
法。義烈魂留日月光。快論縱橫捲風雨。清操凜冽挾
冰霜。一團正氣存天地。鏗鎗射人萬丈長。

壬午黃梅節。

土佐

橫山又吉謹題

獨嘆分離陟彼阻。遙思夫子俎槁居。裁成狂簡少愚
士。傳得偉人多美譽。嘗蹈程門三尺雪。欲探便腹萬
篇書。寒鄉千里向誰問。杜宇愁聽雨霽初。

壬午初夏。

仙臺

佐藤因孝謹題

史業武功輕重侔。馬班衛霍各千秋。君看靖國祠頭

月分照青天白日樓。

攝西

久保雅友謹題

論高自帶賈生風。慷慨淋漓氣吐虹。血淚潸々無處
灑。大書特筆弔英雄。

一技椽筆挈人綱。光焰驚看萬丈長。史論絕高辭絕

妙。居然經國大文章。

下毛

神保修成謹題

蕭然行李走天涯。憶昔先生過我家。今日都門來駭
看。滿樓新著滿園花。

自注先生著偉人佳二人傳

甲斐

富田秀實謹題

燈火秋窓剔玉蟲。唔咿朗々四更風。誰知一部偉人
傳。良友名師在此中。

武藏

根岸千之謹題

近世偉人傳

義集刃編夜

五

蒲三火碎

又曰根富
二生温厚
絕無惡語
生之風詩
亦如其人

又曰文平
長乎文詩
非所長然
亦可觀

又曰春平
自操僕役
而學篤志
可稱也

近世偉人傳

新集

三

蒲生氏林

健筆縱橫學史遷先生心血注斯編忠精義烈人多
少描寫如生千古傳 北海道 畠山清太謹題

先生慷慨奮空拳衛道深衷鐵石堅奇士偉人還節
婦苦心編史姓名傳 北筑 原 精一謹題

順逆整齊文法密偉人奇士善叙述生時不振馬遷
書千古應傳斯妙筆

叙言叙事自精神况又篇々論贊新小詩休笑添蛇
足我亦要為卷裡人 上毛 杜岡文平謹題

竊喜神州多偉人忍令沈沒委埃塵編修賴藉先生
力竹帛功名重萬鈞 北越 小越春平謹題

余今年一月一日賦詩云行歲得失莫非天笑迂尼

山知命年米貴妻孥訴餓門清鷄犬亦如仙一樽

春酒勝良藥十卷私書抵美田私史偉人傳舊臘五

金卅口全家皆好在團藥獻壽乃公前併同竈子第

十餘矣清人黃公度評曰清福極不易得健羨々々又

曰玉皇若問人間事為道文章不直錢今先生十卷

私書乃抵美田當今塗君易奏驚津毅堂評曰句々

帶老蒼之氣咀嚼有味可知學與年共進森春濤評

曰春酒餘瀝猶餘丹矣一門鷄犬一舐得仙乃公之

喜可知也匯錄以壓卷尾明治壬午冬十一月十有

近世偉人傳

卷尾

三

蒲生氏林

發行書林

柳馬飯池通南全淺橫本全芝全全日本全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全南久宝寺町四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信州上田原町 鼠屋甲 秋田屋市 伊丹屋善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須原屋佐兵衛 山城屋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孝兵衛 和泉屋萬次郎 出雲寺萬次郎 須原屋伊兵衛 淺倉屋久兵衛 近江屋半兵衛 長門屋龜七 岡村屋庄七 橙木屋多吉助 森屋治兵衛 川越屋松次郎
-------------------	---	--

010190530332

八日。玲瓏齋主人自識。于時齋前山茶黃鞠盛開。清馥襲筆研。

明治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板權免許。以上。義字集二編三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麴町區飯田町二丁目拾壹地

蒲生重章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三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麴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48-13351

